

2023.10.14

星期六 癸卯年八月三十
今日4版 第8329期AP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国内统一刊号CN34-0062
邮发代号25-50

市场星报

阅读 周刊
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诗歌让人们的精神更丰富

——对话骆玉明

记者：您读书是不是有独特的方法？

骆玉明：我读书杂，小时候就不守规矩，在复旦大学教书了也没有专业概念。譬如有一段时间我在复旦图书馆大量搜罗心理学著作来读，这跟古典文学真是挂不上，但我觉得这很有用，我对一个人面对一种环境作出什么反应，理解比较清楚。还有一段时间，我对文化人类学的东西很感兴趣。这类著作主要研究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社会的过程，仔细体会，能够帮我们很好地理解各种社会规则的价值与意义。

读书杂是有好处的。问题是现在人们很少有精力、有胆量让小孩读杂书。

记者：无论在复旦大学，还是在B站，您都是特别受欢迎的老师，为什么？

骆玉明：我和同学们说，我不是传授知识的，我是来和你们交流的，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同学和很多朋友喜欢我讲的东西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比较诚恳，不大说虚伪的话。那种一上课就一二三、ABC，3个要点、27个要点，少一个点都考不出分数来的授课，我不喜欢。我的课堂总是坐不下，同学们很早就抢座位。来上课的学生，是真的喜欢才来听。

记者：您怎么看诗歌对于当下、对于大众的意义？

骆玉明：以前我在农场种地的时候非常劳累。有时候从地里回来累得都不想洗脚，先躺在床上赶紧看书或者读诗——并不是说厌恶劳作，而是我需要用一点点时间做自己。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我读《马克思传》，了解马克思跟燕妮怎么谈恋爱，燕妮给马克思写情书称“我亲爱的小野猪”，我觉得特别有趣。为什么不是小野猪呢？这里面有讲究。野猪是勇士的象征，家猪不是。有时候读诗，就会有一种满足感。说到当下，现在很多人说生活很紧张，大概不至于比我那个时候还要紧张，因为我们在农场种地，高峰状态体力消耗达到了极端，但是我仍想要读一会儿书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一个朋友手里有《笑面人》，我找他借，他说不

可能，明天早上就要还了。我说很简单，你睡觉的时候给我，醒来我还你。结果我一个通宵读完了。读书是那个时候精神生活的重要依托。当然平时我们在生活中，不是说一定要读古诗词。从广义上来说，诗歌能够让我们的精神更加丰富。我们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，需要有更多的知识、更大的胸怀，去理解人类、文化、历史和现实世界。我们的精神世界很小，你要不断地通过读书去扩展，才能够包容、理解各种各样的人。

记者：您在《古诗词课》里讲到阮籍的《咏怀》，说：“有一天晚上我忽然读懂了这个东西，或者说我认为我读懂这个东西的时候，真的是有一种浑身惊悚的感觉，他写得很可怕。”——什么时候认为自己“读懂”了，能具体谈谈您“读懂”的体会吗？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现实世界中的某些不美好以及生命的孤独？

骆玉明：当我们体会到我们是一个孤独性的存在的时候，会体会到这个孤独是无法承担的，因此需要转换它，转换的方式就是把我们的存在转化为一种无聊的废话。当你跟亲友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能够解除的，不是那种生命的孤独，而是把你的孤独转化为一种无聊。你可以跟朋友在一起说一些废话，忘记你的孤独。整个过程就是我们在人群中越来越孤独，找不到存在的真实的意义，也找不到存在的真实的归属。体会到的是，人仅仅是一个孤独的存在，但是最后我们又感觉到连这个孤独也是无法承担的，还要转回人群中，而转回人群中去的时候，我们成为一个说废话的人。“晤言用自写”——我们这样读这首诗的时候，会发现诗歌里面的思想含量非常高。中国的诗歌就是因为阮籍的出现，或者说以阮籍为代表的正始诗歌的出现，而变得厚重。它不再只是描写日常经验，而是把日常经验推导到人的生命的一种根本状态和根本属性上去，试图追究人究竟是什么，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。我老说要有宏大的胸怀，要尽可能丰富知识，我们生命才能扩展开，才有能力发现生活当中的温馨美好，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事情，哪怕是春天的一片叶子，哪怕是朋友的一个微笑，而不应该把自己变成凉薄的生命。

记者：如果有机会见到古人，您希望是谁？

骆玉明：还是杜甫吧，杜甫比较靠谱。我年轻时候特别喜欢李白。像李白到老还保持很天真的一个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，我们真做不到，年轻的时候可以，跟他瞎说跟他喝酒，你喝醉我也喝醉；现在跟杜甫比较亲切。杜甫是一个有着广阔胸襟的人，我讲过杜甫有一个特点：不登高不说愁。只有在一个广阔的世界里，他才愿意写自己的哀愁，即便那样漂泊、流浪、穷愁，仍然相信自己担得起大的世界，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”写的景象极其浩大广阔，古人说是“元气弥漫”，反正就是说非常有气概。在构造意境以后，转入一种直接的抒发：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”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心情很坏。但是心情很坏的时候，他要写很大的、很开阔的场面。我觉得这很难，也很向往，希望我们在死的时候也不要那么畏缩和渺小。

记者：您刚才说到“元气”，同时也在讲解中提到杜甫《登高》的最后一句，是从元气写到气竭？

骆玉明：一般来说，一首律诗到最后的时候，有一种拓展性。所谓拓展性，除了增加诗歌的层次以外，同时还是一种胸襟宽广，对生活充满希望和期待的表达方式。但是这首诗写到这里，一切都结束了，再也没有希望了。但这恐怕就是杜甫要追求的。这首诗开始大气磅礴，写到绝望而“气竭”，感情很丰富。杜甫不是一个遵循常规的诗人。你不能告诉他通常的写法是如何如何的。老杜会笑你的，“诗是吾家事”，你来告诉我写诗咋写？他就是要写到这个“气竭”为止。读到这里，你仔细体会的时候，能体会到诗人就是不给自己留余地。杜甫这四联境界不同、结构不同、句式不同，充分体现那种情绪的翻腾，这样我们才能感受到七律的这种力量，实在不是一般诗人能够掌握得了的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



骆玉明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